

第十八屆 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 青少年組評審會議紀錄

出席評審：黃修平（黃）、卓韻芝（卓）、曾翠珊（曾）、周博賢（周）、鄧樹榮（鄧）

大會代表：鄺珮詩（鄺）、范可琪（范）、呂艷嘉（呂）

鄺：ifva 的舉辦宗旨是希望培育更多香港和亞洲的媒體創作者，同時鼓勵和促進他們之間的交流和分享。除了看重內容、形式和技巧以外，我們特別強調兩個特質，一個是獨立精神，而另一個是創意。大家有甚麼問題嗎？

鄧：可以解釋一下大會對獨立精神和創意的定義嗎？特別是獨立精神？

鄺：大會對獨立的定義首先根據作品的製作背景，基本上我們推廣的作品一般都不是廣告的作品，因為我們強調創作者自主進行創作，是否能夠帶出他們的個人想法、風格或者特色。這是一個很籠統的講法去解釋我們對獨立精神的詮釋。獨立精神也可以體現於作品本身表達的意識形態和表達手法，如果在這兩方面他們與主流作品比較接近，可能就達不到我們評審對獨立精神的要求。不過我要強調大會是將這方面的話語權和判斷留給我們在座的評審去行駛。大家還有其他問題嗎？如果沒有，我們可以開始討論 9 部入圍作品。

卓：我喜歡《共生》、《倒模》以及《Red Apple》這三部作品。其他的作品無論是部份或整體都不太突出。這三部作品在某些方面與其他作品很不同，在我觀看他們的過程中，我會察覺到他們有些元素很突出。所以《共生》和《倒模》是我的選擇。

范：另一位新評審有什麼看法？

鄧：我要思考一下，如果獨立精神是這個比賽最注重的標準。按照你們大會剛才對獨立精神的解釋，是否所有參賽的作品都是為了參加這個比賽而拍攝？

曾：不完全是，有些是為了參加這個比賽而拍攝，有些不是。

鄧：所以有些作品是有其目的性，可能是為了完成學校的功課而拍攝。

曾：或者可能是他們隨意的創作，譬如拍關於婆婆的紀錄片，不一定是功課。

鄧：剛才提到的「非主流的意識形態」似乎更複雜。

周：我覺得「非主流的意識形態」的定義可以很靈活，因為要判斷某種意識形態或信念是否「主流」可以很主觀。

黃：我覺得不一定是「非主流的意識形態」，因為大會提倡的是獨立精神，有些人如果可以刻意去「非主流」，出來的作品反而可能很「主流」。我反而覺得真心地按照自由意志拍出來的作品比較能反映獨立精神。

卓：講到自由意志，過往有些作品是可以讓我感受到創作者對創作的慾望，他們不惜一切都要去拍那部作品。

黃：每年都會出現很多這一類的作品。

鄧：不如你們多分享一下過去做評審的經歷？

卓：我很看重那部作品好不好看，是否可以讓我難忘。

黃：我覺得今年整體頗好看，不會讓我睡著或讓我想「割襖」。但是我比較不了，我選不了一部十分突出的作品。因為他們是很平均地各有優劣，今年的 9 部作品給我這個很強烈的感覺。我認為很優秀的一部作品，可惜第一輪的另外兩位評審不喜歡，所以未能入圍。我覺得整體都好一般，一般地好。我本來都很喜歡《倒模》，但我很接受不了它最後出現的口號。

卓：是不是導演的老師逼他的呢？但是我喜歡他就算不出那個口號其實大家也可以明白。

曾：其實這部作品的技巧很好，而且都是他自己做的。我之前都很喜歡，這是我第三次看這部作品，雖然有點兒膩，但是電影節奏做得好好，他的演員做得不俗，無可否認作品整體很有電影感。

卓：我同意《倒模》很有電影感，在能力範圍內，我覺得他做得很好。我都喜歡《共生》。今年大多數的入圍作品都以香港這個城市為主題。

曾：香港精神？

卓：沒錯，這種題目。在這個範疇方面，在觀看這些作品的時候我覺得《Red Apple》是一部很真誠的作品。但是看《共生》的時候，我看到關於時代變遷和人之間的關係，它使用了一種很特別的手法去講大家都在講的題目，我覺得它的視點和其他作品不太一樣。所以我更喜歡《共生》。

周：先談談我最喜歡的《Red Apple》。

卓：《Red Apple》正啊！

周：這次是我第二次觀看《Red Apple》，也是第一次在大螢幕欣賞。感覺是有少少不同，分別在於，看完這次，我覺得這部作品是可以濃縮一些，中間有些部份節奏較為鬆散。但我仍然非常喜歡這部作品，因為它代替我們做了一件很普通而我們沒有做到的事情，就是站在街市去觀察那裡的人。平時我們去街市，可能就是去買菜購物，頂多在相熟的檔口會停留多些時間，不會去每個檔口和商販們聊天，問他們是否希望自己的子女繼承事業。我覺得導演代我們做了一件，至少我不會做，但是很重要的事情。在街市的商販們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群小市民有血有肉的生活。最後跳舞的部份是神來之筆，從本來一個比較緩慢和鬆散的節奏，突然透過音樂去帶動整部戲的推進，那部份很精彩。我覺得這部作品內有好幾位人物都表達了一種想法，他們覺得因為自身教育程度低或缺乏技能，所以他們沒權要求或奢望一個好的工作環境，甚至是較好的生活環境。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問

題。因為他們學識低，他們是否一定沒有權利去選擇一個較好的生活或生活環境？但其實一個人得不到較好的生活或生活環境，這可能其實是一個結構性或社會性的問題，而不是關乎他個人讀書的多與少，甚至乎這個人讀書多與少的機會也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這些都是這部作品帶出來值得大家思考的問題，這未必是作品本身的創作意圖，但我個人做了不少延伸的思考而作品帶給我很多空間去思考，所以我很喜歡《Red Apple》。

黃：從作者的角度出發，我覺得作者是一邊拍一邊在摸索。在這部作品的前半部份，作者似乎沒有一個明確的方向，他在遊走。我不知道他的剪接是否按照拍攝的時序去剪接，但去到結尾他似乎找到了。我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導演一直在摸索，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方向，但是在深入事情的過程中找對了方向，所以出來的作品不俗。可能因為這個原因，這部作品欠缺一個明確的觀點。我記得周博賢上次講過，沒有觀點反而正正是他欣賞作品的原因，我都同意作品不一定要對事情有一個評價。但我始終覺得鏡頭的眼睛不夠好奇。

周：不夠聚焦。

黃：沒錯，不夠聚焦，不太知道眼睛想看什麼，它一直在遊走，剛好出現在這個地方就捕捉到面前的現實。我覺得這方面是讓作品失分的原因。

曾：在上一輪評審的時候，我對《Red Apple》的感覺只是一般，當時我較喜歡《外婆的》。但剛才看第二次之後，我對《Red Apple》有所改觀，它讓我想起十多年前我拿著攝錄機對拍攝影像進行摸索的狀態，好似在一個地方收集一些碎片的過程。導演最後拍到那個女士是神來之筆，當然它的節奏是略嫌稍長，但是最後有預留空間給觀眾思考，談到街市紅蘋果的故事。綜觀多部其他的入圍作品，這部作品確實有其特出之處。雖然有它不成熟的地方，但是它透過紀錄片的形式去紀錄身邊的人和事，如果談到獨立精神，我會想起那兩個小妹妹，她們問的一些很傻很簡單的問題，反映了成長中的小朋友對這個世界的看法。這是我喜歡《Red Apple》的原因。我依然喜歡《外婆的》，故事很簡單，關於導演探訪外婆的一次經歷。其實 70 多部入圍的作品裏面有大量的校園電視製作，我其實很懷念過去青少年組一些關於個人成長的故事，現在卻很少見到。可能很多人會講拍家人的影片是「穩贏」，一定可以感動到人，一定可以得獎。撇除這個因素，我覺得首先彼此一定要有這種親密的關係，只有孫子可以幫外婆拍出這部作品。外婆似乎開始有腦退化，在導演面前唱歌和喃喃自語，導演很可愛地拍出他和婆婆之間的互動，婆婆走路的動態。我喜歡年輕的創作者從身邊出發，去紀錄身邊的人和事。相比之下，一些集體創作可能會探討獅子山下的香港精神，而《外婆的》就探討了年輕創作人如何和媒體工具互動的關係。其他作品方面，《The Boy》我就不太能接受，感覺過分主流，我不太喜歡。

卓：感覺好 cult，是可以用來在即開派對用的作品。

曾：絕對可以。我也喜歡《倒模》，因為技巧方面很成熟。誠如之前卓韻芝所講，《共生》的類型很特別，而在入圍作品裏面它是實驗性最濃的作品。如果要我選三部作品作為金銀銅得主，我覺得大家需要再深入討論，因為實在不容易選擇。

周：我想補充一下，我對《The Boy》的印象也是一般，在這裡給年輕人一些意見。如果真的要拍一部主流電影，我覺得導演的野心可能太大。按照演員們的造型和賣相，他們可能不太適合扮演這個故事裏面的角色。

卓：他們不管有多勉強，照做不誤，與現實的落差是這部作品的特點。

周：那個叫大叔的角色，他其實不是一個大叔，可能只是一個中年男人。然後那個自詡驚天地泣鬼神的殺手的年輕人也似乎欠缺說服力。

卓：年輕人穿著球褲在 ifc 自詡是一個組織的殺手那部份確實欠缺說服力。

周：這段情節讓我想起《**The Bourne Identity**》裏面的 Matt Damon，但是這部作品拍不出那個效果。我覺得導演在某些方面野心太大，按照這個演員班底，他可能不一定要拍這個故事。除非如卓韻芝所講，他真得很想拍這個故事。但我很欣賞導演在沒有用特技的情況下，能夠拍出如此專業的效果。但那種拍得專業的技術和效果，第二次看的感覺就沒有那麼強烈，因為之前和其他相對業餘的作品放在一起觀看，效果比較突出。但是今天第二次觀看，效果就沒有那麼突出。我對年輕導演的意見是有時候可能不要太大野心，根據自己的演員班底，去創作一個在個人能力範圍之內的故事，拍出來的效果反而可能會更好。

鄧：我覺得這 9 部入圍作品，我大致會將他們分成三類型的片種：劇情片、紀錄片以及類似《**共生**》這種比較形式的影像片。我本身不知道這些導演拍攝作品的目的，只能看他們最後出來的成品的表現。如果我能知道他們的目的，我可能就會更注重創作和營運手段是否達到他們預期的效果。我比較看重的是他們是否能夠在他們的作品內呈現一些潛質，讓我相信他們未來可以創作一些更優秀的作品。如果能夠在作品呈現一些亮點，當然更好。有些亮點可能貫穿整部作品，散發出他處理的那個媒介以及他想表達的意境的一種配合。有些可能是整部作品不算很好，但部份精彩和有趣，對某些地方產生一種強烈的感覺。譬如《**The Boy**》是一個有趣的例子，因為它和其他入圍作品很不同。從劇本的構造來講，它似乎使用了一些主流電影的元素，觀眾可以看見一個清晰的故事，一些人物和一定的拍法。對於一個 18 歲以下的年輕創作者來說，他能夠在剪接、配樂和鏡頭運用方面有這樣的表現確實殊不簡單。但是從劇本來說，我一直會問，由外國到和不同的國家有關，到後來主角被訓練成為殺手，又有很多無辜的人，可見導演不太清楚自己的故事想說什麼。在構建劇本的時候，導演可能覺得這樣表達已經很清晰，但是觀眾接收的時候是一頭霧水。

從劇情片的角度來說，它的劇本結構是比較類型化。相比之下，《**孖條**》也是一部劇情片，它給我的印象是比較似《**那些年**》或者是《**大藍湖**》這一類劇情片的感覺，因為故事在一個村屋發生。雖然它的片長較短，但它也似乎捕捉到了少男少女的所謂愛情或者是他們的一種親密的感覺，我看完是會心微笑。在劇本和人物處理方面，《**孖條**》就會比《**The Boy**》優勝。後者在拍攝和營造敘事節奏感方面很接近一套典型的港產警匪片，導演是否在模仿某一套港產電影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很清楚可見他是受到一些主流電影的影響。

而偏向紀錄片格局的作品方面，我對《**Red Apple**》印象深刻。姑勿論導演在拍攝的初期是否沒有明確的方向，但他提出的一些問題或者捕捉到街市商販的反應，以及對於幾個人物的鋪排和交錯，去到最後那位女士跳舞。我們消化完這個作品以後，這部作品捕捉了當下社會一個很重要的民生議題以及一個特定階層如果看待自己的存在性質。從這方面看，我認為這部作品的成就和導演的潛質就會比《**同是山下人**》以及《**美好的舊時光**》強。

我覺得最好看的作品是《**外婆的**》，因為戲裏面的外婆並不知道自己在面對著鏡頭，只是

做回自己。而突出的地方是在於作品在講她和外孫的故事的過程中，表現出一種有別於是他們平時日常生活中的溝通。

而《倒模》這部作品，我同意這部作品在 18 歲以下的角度來說是十分強，甚至比《共生》更強烈，但其中一個角色突然拿出 Tuesday with Morrie，又讓我有點兒摸不著頭腦。

總結來說，9 部入圍作品裏面，《Red Apple》在紀錄片的類別是最優秀。在劇情片的類別，《孖條》會比《The Boy》和《看不見的音符》優勝，《看不見的音符》在劇本和演員的處理方面仍然有其生硬的地方。《孖條》裏面的演員演得十分出色。另外我覺得《外婆的》和《倒模》都可以列入得獎作品範圍考慮。

黃：剛才周博賢提到他覺得《The Boy》導演的野心太大，我對此也有自己的見解。因為我在 ifva 場刊我有給這部作品寫評語，之前我看過不少這類型的作品，而這部作品與同類型作品相比成績已算不俗。作品反映了一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信念，之前幾屆都充斥著這類型的作品，譬如小朋友扮演殺手，或者是在學校用萬聖節的化妝來扮僵屍。很多時候我覺得這個現象可以成為年輕人的 cult 片。《The Boy》很盡力、嚴肅和嚴謹地去拍，和其他同類型的片很不同，其他的作品通常都是豁出去，大家一起笑吧，他們是厚著臉皮去拍。但這部作品我能感受到導演是很盡力和嚴肅地去對待這部作品。

卓：你覺得導演是否沒有意識到選角的問題？或者對白的問題？

黃：我覺得他應該沒有意識到。以我接觸這些創作者的經驗，他們經常會犯一種錯誤。在我們的眼裡可能是明顯不過的問題，但他們不覺得是問題，還會一直往那個方向走下去。

鄧：他們可能真的很相信自己做的事情。

黃：譬如我去教中學生拍片，戲裏面有父母親，那我問他們會由誰去扮演父母，他們可能會講，沒有啊，就找我身邊的同學去扮演。他們不會覺得這是個問題。

卓：是啊，我同意。

曾：其實這就是一個問題。一部認真的電影不應該這樣去處理，我覺得我最怕的就是「小朋友扮大人」，整部作品都是一個問題。我覺得真是不可以頒獎給這種作品去鼓勵他們繼續走這一條路，只要扮得到就可以蒙混過去。年輕人其實可以從身邊出發尋找故事，不應該這樣去扮。

卓：但現在他們對電影充滿了熱愛，電影是他們的生命。

黃：雖然不是拍來賣錢，但都要拍一部好似賣錢的電影。

卓：那乾脆父親也由少年去扮演？

鄧：這樣談論下去似乎作品都沒有了獨立精神？

黃：這是一種「盲勁」是否一種獨立精神？

卓：「盲勁」是否值得表揚？

曾：這真是值得討論。

卓：其實今次的幾部入圍作品，都和我的視點有關聯。譬如《**外婆的**》，我幾乎每天都會見到我的外婆。因為我每天對著老人，我覺得這部作品拍攝片段很不足夠。故事方面也不夠多元，感情方面也不算很真摯。所以我沒有被牽動。另外，《**看不見的音符**》，由於我有親戚是長洲人，我覺得這部作品是一部長洲風情畫。但是有一點是值得表揚，兩個男主角的演技不俗。戴眼鏡的哥哥演得很好。和一個女孩玩音樂的男孩也演得不錯。很真摯和很舒服，即使是一些陳腔濫調的對白出自於他們口中都不會覺得突兀。另外要提提《**Red Apple**》和我日常生活的關係。我經常都會和我外婆去街市，而我每次去都是在外婆身旁罰站；因為她會和那些商販閒聊，而我就長時間站在她身旁，所以當我看到這部作品，我馬上能夠認出作品內的場景。我很欣賞導演很純粹的觀點和視角，他只是單純地去街市進行拍攝，不會刻意去介入任何事。縱使最後遇到那位跳舞的姐姐，他也沒有任何介入，他最厲害是得到了那首歌。

黃：就是這首歌，這次看我特別注意這首歌的介入。第一次看的時候我覺得很流暢，但今次看，我更清楚這是一首配樂，而加入這段配樂予人硬生生的感覺。

卓：同意，我覺得導演最大的介入就是受訪人問他的問題：你在拍我嗎？我拿些菜給你看。很純粹，好似關於一個鏡頭的誕生。以上提到的作品，可能因為我個人之前的一些經驗，我就不會特別給他們高分。

黃：我覺得我們欣賞《**Red Apple**》的純粹。剛才你談到《**外婆的**》，任何人拿著攝錄機拍任何外婆都會有這樣的效果。我也有同感，因為我也拍過街市，去任何一個街市拍都會有這樣的效果。我覺得這兩部作品差不多，但《**Red Apple**》更用功，較為深入，但兩者的性質接近。我們似乎都看不到導演有一個很明確的目的去拍攝，看上去都很舒服，因為事情本身出於善意。隨著鏡頭去捕捉一些景象，但並沒有很深刻。我也想提提《**倒模**》，它的導演的觸覺和《**The Boy**》的導演的敏銳電影觸覺都是一樣性質。不過後者的敗筆在於挑戰一個自己不太能駕馭的體裁，在框架大的情況下，拍得多自然是瑕疵較多。反而前者就很簡單地完成一個點到即止的體裁，但其實也沒有表達到一個很深刻的信息。

卓：我覺得《**倒模**》的視覺效果較強，沒有那麼多走光或穿崩的場面。

曾：我也同意它的視覺效果較強，很緊緻。其實我覺得《**外婆的**》未必是金獎銀獎，但我覺得可以是特別表揚。我明白他拍的只是一個旅程。我現在和外婆同住，以前也拍過外婆，會比較多一些日常生活的片段。但我覺得導演作為一個初哥，嘗試透過一次對外婆探訪，利用攝錄機去紀錄一位至親的一個過程。我覺得這是一段有思考的旅程，一個年輕的創作者透過媒體去進行創作，對他是一段重要的經歷。我覺得它不是金獎銀獎，但可以作為特別表揚考慮。

鄭：大家還有補充嗎？

黃：似乎這部《同是山下人》比較少人談到。我自己都覺得這部作品不太突出。

鄭：我會想聽有參與初審的評審當初為何選這部作品入圍？

周：我可以補充一下。我的初衷是想藉這個機會，讓更多人看到這部作品，從而知道他們辦的「平等分享行動」。這是我個人的想法。但我也覺得作為一部紀錄片，如《外婆的》一樣，它有其不足之處。首先片長太短，它只可以訪問到主辦人和個別一兩位參與者。我會想知道的更多，譬如露宿者的意見，商鋪店主對於有人偶爾來光顧買一堆貨品的看法。同樣地，《外婆的》，我覺得它本身很真摯。我覺得導演這一刻個很有心去為自己的外婆做一個紀錄，我被這個舉動感動。

卓：還有一個好處，他會問他的媽媽。他不只是對著同一個人進行互動。

周：我會想知道的更多。譬如外婆為何喜歡唱歌，那些歌的來源以及年輕的時候，她會在甚麼的情況下唱歌。

卓：我覺得青少年組一個普遍的現象是導演們似乎不太懂如何提問題。這不單是導演在作品內向其他人提問，而是導演如何就著自己關注的主題去提問，然後用什麼角度去切入主題。

周：我會想知道得更多，譬如阿婆以前是做什麼工作。我會希望可以從阿婆的個人經歷，可以知道更多歷史。作為一個紀錄片，它是有其不足之處。

卓：《美好的舊時光》都有這個問題。導演找到了一間很特別的士多，但卻沒有問到特別的問題？

周：我同意，導演只是訪問了士多裏面的幾個人，士多應該會有自己的熟客，我會想多聽聽其他人的分享。到這間店可能會消失，熟客是否會覺得惋惜，還是他們對士多關門持歡迎態度。我會想知道故事更多的不同面。我覺得《Red Apple》突出之處可能就在於它「撞彩」，撞出了很多不同元素。

鄧：聽完大家的看法，似乎年輕人在做資料搜集和組織去拍一套紀錄片的時候，他們遇到了不少困難。如果他們不懂如何就住主題去提問題，其實代表了他們對體裁本身消化不足或者未能捕捉到一個核心的問題去探討。這可能反映了這一代年輕人如何去接觸一個創作的過程，然後如何去利用媒介去創作。同樣地，《The Boy》、《看不見的音符》和《孖條》，如果從劇本的構成來說，導演似乎對戲劇的掌握還是比較幼嫩。當然，導演要對戲劇掌握得好，可能仍然需要很多年的時間。但如何處理一個角色和一個處境，我可以看見個別作品較其他作品做得好，有些較差。

卓：我想聽聽大家對《共生》的看法。

曾：我喜歡《共生》，因為初審的時候幾乎沒看見實驗電影，利用非實景影像的一部作品。我欣賞導演嘗試用這種形式去講故事。當然由於他的類型不同，在討論上是有困難。

黃：通常這種比賽會比較少實驗電影參加，所以一出現一部符合實驗形象的作品就會比較突出，會被人選中。我欣賞導演花了很多心思去創作，但我覺得整體而言行不通，因為裏面放了太多元素，太雜。

周：我想問大家有沒有看過這部作品的簡介。導演的意圖是希望探討現代媒體如何影響我們對美的看法。牆上的內容代表了媒體每天不斷改變的內容，中間的泥是一個人的思想和內心世界；導演希望呈現兩者的反差和兩者之間拉鋸和互動。在觀看這部作品的時候，我覺得我完全看不到這個意圖。

卓：我又覺得導演不應該把這個意圖講出來。

周：我的意見是其實觀看這部作品的時候，導演的意圖並不是唯一的解讀，可以讓觀眾自行抉擇。只不過兩個元素的反差很有趣，我也喜歡。誠如修平所講，這是入圍作品中唯一的一部實驗電影，所以份外突出。

黃：我覺得很多剛剛開始拍攝實驗電影的人都會把一些元素共冶一爐，他們只是把這些元素拼湊在一起，所以看上去不太行得通。

周：所以某程度上，如果這是導演的意圖，他在執行上是有待改進。

黃：剛才提到導演提問題，《Red Apple》裏面多次提出一個問題：你是否開心嗎？而問的語調有點兒讓我不舒服。我的印象是這兩位小妹妹似乎已經先入為主認為在街市工作是不開心的事情，所以要刻意讓商販找回開心。這一部份不太好。

周：技巧有待改進。

黃：我覺得這不是問題，而是她們的人生經歷和接觸的環境，可能讓她們單純地認為在街市工作是不開心的事情。

鄧：不知道她們之前是否認識街市的商販，是否有聊過天？

曾：好似是當日才認識。

周：簡介裏面有提及是導演小時候經常去的街市，由於之後搬家，近 5 年都沒有踏足此地，所以就故地重遊。

呂：不好意思，有兩部作品討論的討論似乎比較少，《看不見的音符》和《孖條》。

曾：《孖條》有青春的可愛，女主角很可愛，男主角叫相對失色。第二次觀看，我覺得《孖條》比《看不見的音符》出色。

卓：《孖條》的男女主角都演得不錯，我不知道是本身演技優秀，還是導演的功力。我懷疑主要歸功於導演的功力。中段之後有一段類似默片的表達手法，這是其新鮮的地方。

黃：兩套作品很不同。《看不見的音符》做多很多元素，可以看見導演很想拍電影或拍電視。《孖條》就比較隨心所欲。

卓：瀟灑一些。

黃：隨心所欲之下自然相對較容易消化，我喜歡它的自然和獨特的幽默。懶洋洋的村莊，假裝打劫和塑料刀還有救火車。後來談到如何認識昨天的女孩子，導演就選擇了一個廣鏡去處理。瀟灑之外，看得出導演對電影的節奏頗有觸覺，什麼時候入戲，甚麼時候抽離，女主角也很可愛。《看不見得音符》看上去很工整，看得出導演好想拍出電影的效果，雖然出來的效果較似電視劇，但其實內容並不俗套。細心分析之下，內容並不俗套，不是單純的男女愛情故事和為理想這一類，我欣賞這一點。

曾：但後來要失明的部份我就不太能接受。

鄧：不知道是真人真事還是純素虛構？

黃：我都覺得有點兒 cliché（老套迂腐），但又不完全是。當然你們可能一開始就不接受這個故事。我覺得女演員和彈吉他的男孩都演得不錯。我同意這樣的劇本處理是不合理，但是因為講得好演得好，令到整體感覺自然。而且我覺得拍長洲確實拍得很美。

周：我覺得這是一部有趣的作品。《看不見的音符》表面上是講一個很老生常談的故事：學業與理想或現實與理想的衝突，但去到結尾原來有一個轉折，哥哥的過去令到他要面對這個矛盾。總括來說，技巧不俗，但是段與段之間的過場音樂和空境的使用讓我想起 TVB 的電視劇。我也很喜歡女孩最後唱的原創歌。其中一個技術問題是，樂團一幫人練習的時候，影像和背景聲音並不一致。《孖條》我就沒有太多意見，沒有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鄭：麻煩每位評審提名 3 部作品，讓我們可以更集中討論？

鄧：每人提名 3 部，是否最多人提名的作品就會得到金獎？

鄭：可以再討論。多人提名不一定是代表那是最優秀的作品。

黃：要表揚就不如全部都表揚，或全部都不表揚。今年的情況是每部作品都有值得表揚的地方，但也有各自的不足。

鄭：請大家開始提名，提名也可以選少於 3 部作品。

卓：我依然堅持最初的看法：《倒模》、《共生》和《Red Apple》。

鄧：我提名《Red Apple》、《孖條》和《倒模》。

黃：我提名《孖條》、《倒模》和《看不見的音符》。

周：我提名《Red Apple》和《共生》。

曾：我提名 4 部《倒模》、《Red Apple》、《共生》和《外婆的》。

鄭：有 3 部作品沒有得到任何提名，他們分別是《The Boy》、《美好的舊時光》和《同是山下人》。大家是否同意我們將他們從我們的討論範圍剔除？

（眾評審同意）

鄭：好，剩下 6 部作品，其中最高票數有兩部作品《Red Apple》和《倒模》各有 4 票，《共生》有 3 票，《孖條》有 2 票，而《外婆的》和《看不見的音符》各有 1 票。不如大家集中討論各得 4 票的兩部作品，《Red Apple》和《倒模》。

鄧：可否再解釋一下評審的準則？是否每一個準則都要達到最好或是整體最好才可以得到金獎？

鄭：顧名思義，金獎得主應該是該年整體表現最好的作品，但每年的評審都會有他們各自的取向。我現在講的主要針對青少年組和公開組，除了整體成績以外，可能有些評審會覺得近年來創作人在劇本方面比較貧乏，這是他們個人的取向，他們可能會選取一部，整體上可能稍有瑕疵，但劇本比較突出的作品去予以鼓勵。而 ifva 這個比賽有趣的地方是評審在這方面是可以自由發揮。

鄧：那大家對於青少年組，我們想表揚的作品是否有一個共同的標準，我們最看重什麼特質？因為大會最強調評選準則的是獨立精神和創意。

卓：我覺得判斷金銀獎，還是應該看作品的整體表現。而對於一部作品的整體表現的判斷，我覺得這是一個十分個人和主觀的見解。我覺得《Red Apple》有它的問題。

鄧：原因是甚麼？

卓：我越來越認同修平之前的看法，導演似乎不太有明確的拍攝目的和計劃，只是剛好遇上一個在跳舞的女人。金獎本身有一個獨特的意義，所以要小心選擇。我覺得金獎是《倒模》。導演很清晰知道他想表達的信息是甚麼，雖然信息不算複雜，但他成功地達到了他的目的。其實這部作品是一部類型電影，但在有限的資源下，它沒有穿崩，也沒有令觀眾「汗顏」的鏡頭。一切似乎都是導演的工具，盡在他的掌控之中。對白雖然不多，但出來的效果不俗。只有一個很特別的人才能拍出這種作品。

曾：我喜歡這部作品是因為導演一個人包辦了很多個崗位，譬如自己擔當演員。它的電影節奏很好，很準確。雖然可能是校園的製作，相對之下，我能夠看到它的個人性，所以我覺得《倒模》值得獲得金獎。

黃：我覺得導演是一個很厲害的人，但在這部作品只是小試牛刀。我個人比較喜歡導演能夠給我一種現象是他可能三個月不眠不休，拍出一部作品。但在這部作品身上，我只是覺得導演很厲害，輕描淡寫就拍出了這部作品，我看不到那種奮不顧身和義無反顧。

曾：那你覺得今年的金獎得主是？

黃：我沒有金獎得主，我下不了決定。

鄧：我都覺得有困難。金獎得主應該是這 9 套作品中最優秀的作品，而這也代表了 ifva 要表達的一個態度。而入圍作品都是各有千秋，各有有點也各有瑕疵。如果我們對評審標準的解讀和要表揚的特質沒有一個明確的共識，而是全憑個人喜好，大家要得出一個共識確實會比較困難。

卓：有可能出現兩個銀獎嗎？

鄭：可以。好，有人提議《Red Apple》是金獎，也有人提議《倒模》是金獎，也有人提議雙金或雙銀獎？

卓：我個人就很清晰，《倒模》是金獎，《Red Apple》是銀獎，因為他們之間本身還是有差別。

周：對於《倒模》，我比較同意修平的看法，它似乎未去到金獎的表現，也未完全發揮導演本身的能力。4 分多鐘的作品似乎可以再長一些，更深入一些探討它的主題。我覺得這部作品的信息較為表面和淺白了，可以更深刻。用相同的標準去看《Red Apple》，它擺了一雙眼睛在街市，看到一些有趣的事物，讓我可以解讀一些我感興趣的事物，啟發了我去思考一些問題。但是在技巧和意圖上似乎略有不足，所以確實很難取捨。

卓：所以你會傾向雙銀獎？

曾：我個人傾向一金一銀，不需要雙銀。

黃：我還是傾向雙銀，因為真是好平均。

鄭：我想再確認一下，除了《Red Apple》和《倒模》，大家是否不會考慮其他的作品作為金銀獎？如果不考慮其他作品，那我們繼續集中討論這兩部作品。現時我們有 3 個方案：有人提議《倒模》是金獎，而《Red Apple》是銀獎，第二方案是雙金獎，而第三個方案是雙銀獎？

鄧：我覺得雙金獎方案可以剔除。

范：現時支持一金一銀的有卓韻芝和曾翠珊。

周：我支持雙銀。

黃：我也支持雙銀。

鄧：我都是支持雙銀。

鄭：現時是 3 票支持雙銀對 2 票支持一金一銀。這就是今年我們的主要獎項分配方法。《Red

Apple》和《**倒模**》都獲得銀獎。現在剩下 4 部作品，《**共生**》有 3 票，《**孖條**》有 2 票，而《**外婆 的**》和《**看不見的音符**》各有 1 票。請大家就特別表揚進行提名。

卓：我提名《**看不見的音符**》的男主角。

黃：我提名《**孖條**》內的小情小趣。

曾：我提名《**外婆 的**》的導演羅昊培。

卓：真的完全不給《**The Boy**》任何鼓勵？

周：《**共生**》現在什麼都沒有呢。我提名《**共生**》。

鄧：特別表揚是要很要講明我們特別表揚甚麼特質？

呂：頒獎禮的時候評審會講到他們想特別表揚甚麼特質。

鄭：以前有些評審對特別表揚是寧缺莫濫，但也有些評審覺得特別表揚是無傷大雅。

卓：我們是否可以先把《**共生**》放入特別表揚，因為之前投票有得到 3 票。

鄭：可以講講《**共生**》值得特別表揚的特質嗎？

卓：實驗精神。

周：富實驗精神的表達手法。

鄧：我繼續支持《**孖條**》。

黃：現在是討論是否可以有 4 部作品得到特別表揚？

鄭：沒錯。

黃：我也會支持《**看不見的音符**》。

曾：我會支持《**外婆 的**》。

周：我都支持《**外婆 的**》。

黃：我支持 4 部作品得到特別表揚。

鄧：我也不反對 4 部作品得到特別表揚。

卓：我也覺得多鼓勵大家是好事。

鄭：好，重覆一下，我們有雙銀獎：《Red Apple》和《倒模》，而特別表揚有 4 部作品：《共生》、《孖條》、《看不見的音符》和《外婆的》。

青少年組得獎作品

銀獎

《倒模》/ 吳澤恒

《Red Apple》/ 李瑋欽、鄧樂瑤

特別表揚

《看不見的音符》/ 鄧益知、李善銘、謝俊禮、鄺慧珊、馮綺雯、陳子謙、鄭樂君、鄭紫甜、黃永聰、譚靜瑤

《外婆的》/ 羅昊培

《共生》/ 潘子懷

《孖條》/ 馬曼清、梁國鵬、陳俊康、陳樑喻、何珈蔚、江可澄、鍾嘉慧、曾靜儀